

蚌埠双墩遗址几何类刻划符号试释

黄德宽

(安徽大学 安徽合肥 230039)

内容提要 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陶器刻划符号是研究早期文字形成和文明发展的重要材料。其中,几何类刻划符号具有表现某些原始思想观念和简单记事的功能。水纹系列刻划符号主要是表现水波起伏的动态形象;圆圈形符号可能和天有关;半框形、方框和十字形符号可能和地和四方有关。

关键词 双墩遗址 几何类刻划符号 天圆地方

中图分类号 K871.13

文献标识码 A

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刻划符号自20世纪80年代末公布以后,立即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一些学者将它们作为早期文字形成和文明发展的重要材料予以研究^[1]。据2008年《蚌埠双墩

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下文简称《报告》)公布的材料,双墩遗址共发现有刻划符号的残陶633件,是我国目前出土刻划符号最多的新石器时期遗址^[2]。《报告》认为:双墩刻划符号丰富而结构复杂,有自己的创意,是一套独立的早期符号系统^[3]。

《报告》将双墩刻划符号分为象形类符号、几何类符号和其他类符号,公布了摹本、拓本和彩图照片,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初步的研究^[4]。关于双墩刻划符号的性质,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较发达的表意符号,可以从多方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生活、生产情状,透露出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现象的某些认识和观念,具有明显的记事性质和较强的表意功能^[5]。

我们提出以上看法,主要基于以下理由:一是刻划符号数量多,重复几率高;二是刻划符号内容丰富,《报告》第五章象形类和几何类两大类,就有十二个小类之多;三是延续久远,分布较广,在属于这一文化系列的定远侯家寨遗址(一期)发现80多个、江苏句容丁沙地遗址发现14个相同符号^[6],而淮河上游贾湖遗址有单个的、下游龙虬庄文化遗址则有成行的刻划符号发现^[7];

四是刻划符号形象生动、构形简练、线条简洁明快,具有早期文字符号的书写特征;五是出现了两种和两种以上刻划符号的组合,显示双墩刻划符号已具备表达复杂意蕴的功能。

双墩遗址象形类刻划符号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认识,尽管对其实质性内涵我们未必能准确把握,但是大体上能从其形象特征判断出这类符号的主要含义。而几何类符号由于高度抽象简洁,是一种约定性质的符号,理解起来就十分的困难。在2005年蚌埠双墩遗址暨双墩文化学术研讨会和2008年《蚌埠双墩》考古报告出版学术座谈会上,笔者曾经对双墩几何类刻划符号尝试着作出解释,引起了与会学者的讨论。随着观察的深入,对有关几何类符号的认识也渐趋明晰,在前两次发言的基础上,笔者对以下几何类符号予以进一步的分析讨论^[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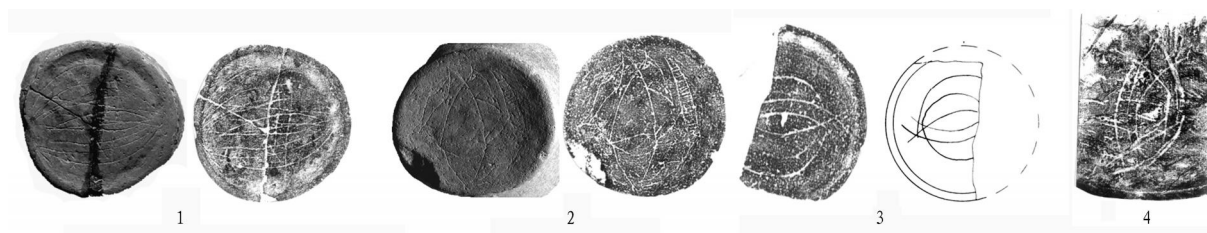
一 关于重线鱼形和水纹

据《报告》介绍,这种所谓的重线鱼形符号1986年试掘了9件,1991至1992年共发掘有18件,为重弧线组成^[9]。研究者认为,这些符号是象形鱼符号的简化,带有抽象性,主要是用双弧线或多弧线对称相交的画法来表现鱼群竞游的情形^[10]。

这个符号的主要特点是:以双弧线交叉为主,也有双弧线与三弧线组合,亦可以与多种符号组合,组合对象有植物,也有几何符号等。其中,有几例值得注意(图一)。这几例符号中间部

收稿日期 2011-02-21

作者简介 黄德宽(1954-)男,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文字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文字学、古文字学。



图一// 重线鱼形 刻划符号

1.86T0820③:2 2.92T0722②⑨:43 3.92T0722②⑨:47 4.86T0720③:1

分才是所谓的鱼形,环绕四周的弧线,则应该是水的波纹。受此启发,笔者认为所谓重线鱼形,实际是上下波动的水波纹的形象表达。从

水纹系列符号的排比中,我们也可以增强这样的认识。这种双弧线明显是水纹,如果说91T0819①⑦:101上的双弧线,还不能肯定是水纹的话,那么86T0720③:90的鱼形下加双弧线,则证明这种弧线是水纹确定无疑。这使我们很自然联想到甲骨文的水、川、渔等字形,甲骨文的水、川都是从水的波纹着眼构形的,渔也是由一条鱼和水组成^[11]。与双墩刻划符号对比观察,可以看出,它们的表现方式确实是如出一辙。

双墩水纹符号与甲骨文在表现方法上不仅颇为相似,而且其水波纹的表现也是非常丰富的,充分体现了这个地区的独特生态环境对刻划符号的影响。这些符号大体可分为三个类型:

1、单向弧线水纹:单弧线,如86T0820①:39;双弧线,如91T0819①⑦:101、86发掘品:26;三弧线,如86T0820③:28(图二: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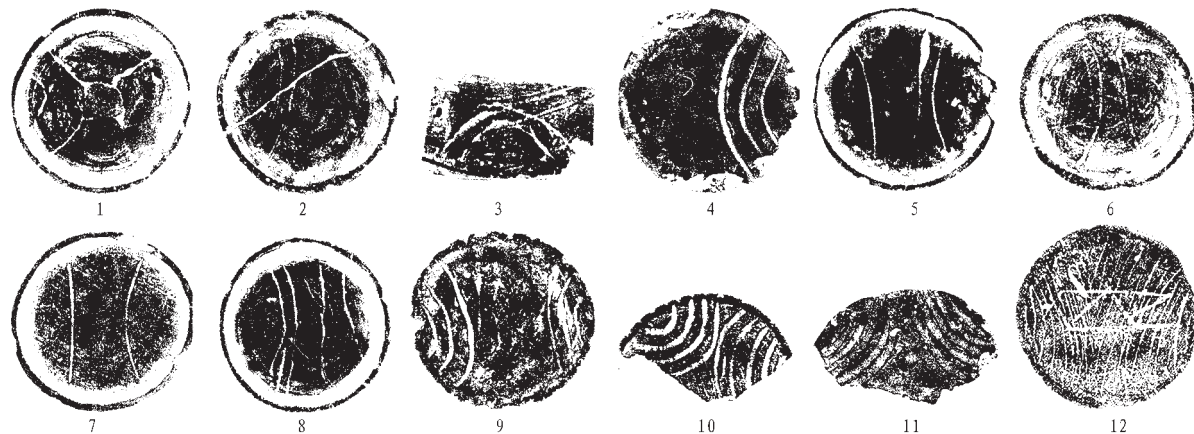
2、背向弧线水纹:单弧线,如86T0720③:52;91T0719①⑧:52、91T0621③:112;双弧线,86T0720

④:50;三弧线,如92T0721②⑦:46;四弧线,92T0722②④:68;五弧线,如91T0819①:106;多弧线,如92T0722②⑦:11(图二:5~12)。

3、相向弧线水纹:这类水纹较多,《报告》认为是重线鱼形,从这类符号与鱼形的关系,我们认为这是以弧线相向表示波动的水纹。双弧线相向的,如91T0719①③:32、92T0722②⑧:74、92T0722②⑨:45、91T0719①⑤:36等;多重弧线相向的,如91T0719①⑤:38、92T0722②⑨:47、86T0820③:2^[12]等(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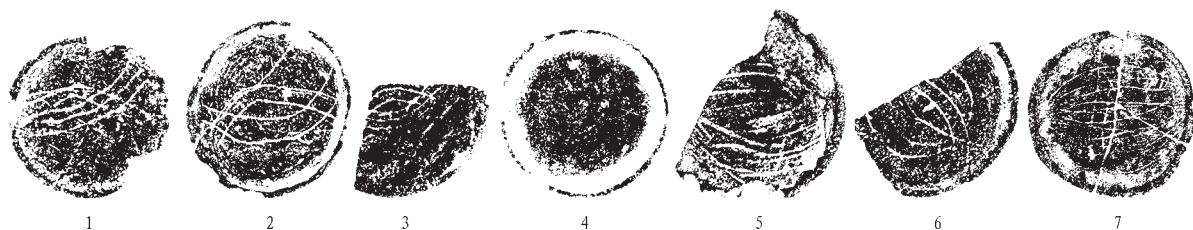
水纹系列刻划符号的丰富,正是当时生活情景的再现,当我们将这类相向的双弧线和多弧线水纹理解为主要是表现水波起伏的动态形象,那么,下面这些组合性符号的释读就有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如:86T0820①:35这组符号很有启发性,它以相向双弧线符号环绕着一棵水草主干中部,使人能形象地感受到水草摇动、水波起伏荡漾之状(图四)。

我们再来重点分析86T0720③:93和86发掘品:36两枚残陶上的符号,它们表现了更为复杂的内容(图五)。两件符号组合都含有相向双弧线



图二// 单向弧线和背向弧线水纹

1.86T0820①:39 2.91T0819①⑦:101 3.86发掘品:26 4.86T0820③:28 5.86T0720③:52 6.91T0719①⑧:52 7.91T0621③:112 8.86T0720④:50 9.92T0721②⑦:46 10.92T0722②④:68 11.91T0819①:106 12.92T0722②⑦:11



图三// 相向弧线水纹

1.91T0719⑬:32 2.92T0722⑳:74 3.92T0722㉑:45 4.91T0719⑮:36 5.91T0719⑮:38 6.92T0722㉑:47 7.86T0820③:2

水波纹,都有一个三角形(可能表示山陵),93号左上部有一个四瓣花纹,36号则有一条双直线水纹横贯三角底部。值得注意的是,36号相向双弧线水波纹较粗,从刻痕深度和打破关系看其刻写顺序很可能是最后加刻上的,这也许是为了突出和强化水波在符号组合中的地位。我们怀疑两件刻划符号很可能表达了同一个主题,或许是对同一重大事件的记录:洪水泛滥,浩浩怀山襄陵(三角形),波涛(波纹、水纹)汹涌澎湃,大地汪洋一片,难见天际一星闪烁(四瓣花纹)。

如果这个理解比较接近事实的话,那么这就可以与古代文献关于洪荒时代的记载相互印证了。《尚书·尧典》: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尚书·益稷》: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这些文献记载,为我们理解双墩刻划符号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关于古代洪灾泛滥的史实,甲骨文的灾与昔也传递了相同的信息。甲骨文灾和昔的构形,学者认为体现了对洪水成灾的记忆^[13]。参考文献的记载和甲骨文字形,笔者认为,双墩这两组刻划符号比较形象而又简洁地表现出了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的场景,可能是关于洪荒时代的最早的记录。这样的解释有可能会令人生疑,但是对这两组符号而言这或许是较为恰当的分析。尤其是双墩遗址正处于传说的禹会诸侯的涂山之下、淮水之滨,因此,刻划符号上表现的这些可能与洪荒时代传说相关联的现象,不应该是偶然的,很值得仔细玩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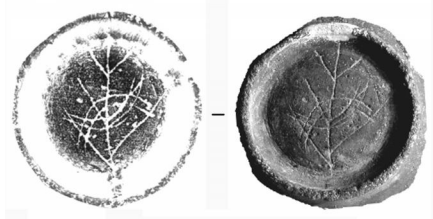
二 关于 圆圈形 几何符号

圆圈形 几何符号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单线圆圈,如92T0723㉑:36、91T0819⑰:23;双线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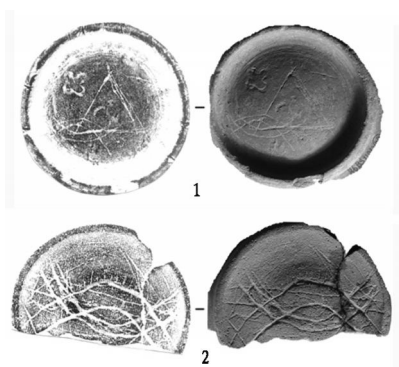
圈,如86T0820①:48、86T0720②:101;带放射线的圆圈,如92T0622②:105、91T0819⑰:121、92T0721⑳:52、93征集品:7;与其他符号组合的圆圈,如92T0723㉑:23、91T0719⑮:36等多种。

我们认为单线圆圈作为抽象的符号,可能是表达圆这个概念的,与汉字方圆的圆初文相同^[14]。带射线的圆圈,毫无疑问是日的象形,纳西象形文字的日、明与此相近可以为证^[15]。双线圆圈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符号。带射线的双线圆圈,依然是太阳象形,如果省略射线,与Hittite文日相同^[16],这似乎表明双墩刻划符号中不带射线的双线圆圈也可以看作是日。不过有一类符号在带射线的双线圆圈之外又有一个双线圆圈,这就表明外围这个双线圆圈肯定不是日,最合理的解释它应该是天(苍穹),如:92T0721⑳:52和92T0723㉑:23,双圈为天,以区别于单圈为圆(图六)。

将天理解为一个圆形,在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天圆地方曾经是古人对宇宙的普遍认识。据《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载,单居离问于曾子曰:天员(圆)而地方者诚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谓员(圆),下首之谓方,如诚天员(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不揜也。《淮南子·天文训》:天道曰员(圆),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员(圆)者主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水曰内景。著名的双墩纹面泥塑人头像(86T0720③:290)给我们理解双线圆为天提供了重要的线



图四// 水纹刻划符号(86T0820①:35)



图五// 水纹刻划符号

1.86T0720③:93 2.86发掘品:36

索。这件陶塑人头像标本,《报告》认为是原始雕塑精品,陶塑人头像眉弓突出,圆眼,蒜头鼻,小嘴微笑,椭圆形脸颊两侧各有五个戳刺点连成一斜线,额头中间有椭圆形的同心圆,为新石器时代纹面、雕题的最早例证^[17]。对陶塑人像额头中间有椭圆形的同心圆的现象,《报告》没有做进一步的讨论。笔者认为这个额头上的双线圆圈应该有着重要的特殊含义,其代表的可能也是天(天穹)。汉字天的构造,对我们理解这个陶塑人像额头上的同心圆很有参考意义。《说文解字》:天,颠也,又说:颠,顶也。天,在上古时代的汉字符号系统中既指天(天穹、上帝),也指头顶,如《周易》其人天且劓的天刑,《山海经》关于刑天之神的故事,都提供了文献证据。而甲骨文的天字,其上部也有刻作单线圆(或刻成方形)的。根据甲骨文天字,推测陶塑人像头顶刻划的双线圆圈为天(天穹)是十分合理的。如果释陶塑头顶双线圆圈为天,再考虑其脸部的刺纹,这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头陶塑像了。比较86T0720③:123、124两件人面形陶文符号,就更能看出这件陶塑人像的身份非同一般。笔者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巫师的形象。巫,《说文解字》说: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因为巫师可事无形,通天地鬼神,在原始宗教活动、社会活动中地位重要而特殊,故而在头顶上刻划一个天形,并且脸部加刺纹饰以神异之。

三 关于半框形几何符号

释读出各种水纹符号和双线圆圈形符号,对《报告》所列出的半框形几何类符号,就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了。这些符号大体可分为三个类型:

1、双线或三线半圆与一直线或双直线组合,

如:86T0720③:86、91T0621⑩:109、86T0720③:47等(图七:1~3)。

2、双线半圆变形(亦圆亦方)与单弧线、双弧线水纹或双直线组合,这类最多,如:91T0819⑭:102、91T0819⑰:94、86T0720③:94和86T0820①:47、86T0720③:4等(图七:4~6)。

3、单线方形与单、双弧线水纹或直线组合,如:92T0723⑳:66和92T0723㉑:69等(图七:7~8)。

这类圆形或近圆框形几何类符号当也是表示天的符号。双线圆圈表示天穹,半圆框形与圆圈形相比只是视角取象的差异,也应该是天穹的符号,如纳西象形文字的天就写作圆而覆的半圆弧形^[18]。因为是在陶胎(体)上刻划,弧线和圆形变形为直线或亦圆亦方是很自然的刻写现象,甲骨文可以提供大量类似的实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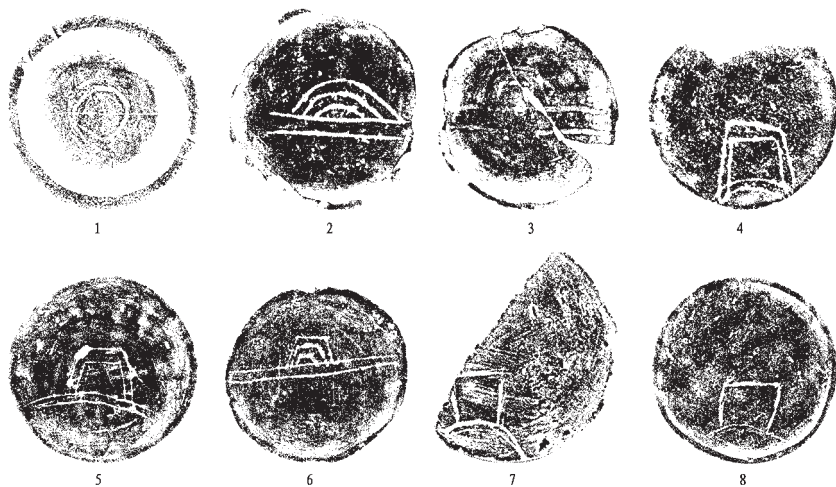
单、双弧线水纹表示水,而双直线可以看作是双弧线水纹的直写,也是表示水。如此,则可以确定这类符号主要是由水与天穹的组合。我们曾大胆推测水在这里不是表示一般的水的含意,可能是专指淮水^[19]。以水为河流的通称,是汉语的表达习惯。如河水(河)、江水(江)、渭水、洛水等,淮河,古称淮,也称淮水,《水经注》三十:淮水出南阳平阳县胎簪山,东北过桐柏山,又东过钟离县北,又东至广陵淮浦县,入于海。双墩遗址位于蚌埠市淮河北岸的原生台地上,考古发现的大量渔猎工具和象形类刻划符号,充分表现出这里先民的生活情态。他们依水而居,世代繁衍于斯,以渔猎和采集水生植物为主要谋生手段,淮水流域不仅提供给他们丰富的生活资料,而且也给他们带来洪水泛滥的灾苦。因此,淮水在他们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此类符号组合中的方框形,我们倾向是表示天圆地方的地形(详见下文方框形和十字形符号分析)。符号组合中单直线可能也代表地,



图六// 圆图形刻划符号

1.92T0721㉑:52 2.92T0723㉑:23



图七// 半框形 刻划符号

1.86T0720③:86 2.91T0621⑩:109 3.86T0720③:47 4.91T0819⑬:102 5.91T0819⑬:94
6.86T0820①:47 7.92T0723②⑦:66 8.92T0723②⑦:69

古汉字中“一”在很多情况下是表示“地”的符号,《说文解字》屯下曰:“一,地也。其释一、上、下、旦、至诸字皆可参考。”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这些半框形组合符号,乃是双墩地区先民以“淮水”或“大地”为参照观察“天、地”的视觉图像表现,这些符号既体现了生活在淮水岸边的先民观测天地的地域特征,也与中华民族先人“天圆地方”的基本观念相一致。

四 关于“方框”和“十字形”几何符号

这两类几何形符号都包括了若干组合变化,情况比较复杂。基于上文对表现“天圆地方”观念的有关符号的分析,我们认为这两类符号中可以分离出表示“方、地”和“四方”的方框形和十字形符号。

1、表示“方”和“地”的方框形符号,如:92T0721②⑨:40、86T0820③:23、86发掘品:80和86T0720③:98等(图八:1~4)。在圆形器底中心刻划方形,暗示刻划符号是以圆形器底为重要参照的,方形符号可能表示“四方之地”,这也体现

了“地方天圆”的观念。从古汉字看,“方”框也是可以表达“方”这个概念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就有这么写的“方”^[20]。侯家寨遗址曾发现一片刻划符号(侯家寨003),是一个四方形之中加圆形的符号,同样可以看作是“天圆地方”的综合表现。

2、表示四方的十字形符号,如:92T0521⑱:24;86T0820③:27和86T0720③:78(图八:5~7)等。这些符号以圆形器底的圆心为中心画出十字形,若以圆形器底代表“圆天”,这类符号则似有区别四方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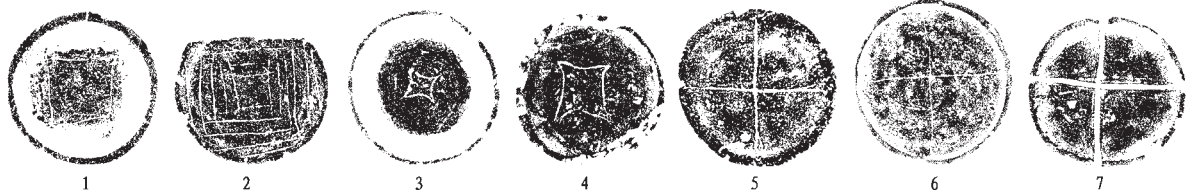
92T0622⑰:107,在组合符号中以十字形分割圆圈,“圆”应该代表“天”。86T0820④:24,十字切分的是个双线圆圈(“天”),这将对我们将十字形分析为表示四方的符号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五 结语

通过对双墩几何类刻划符号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几点启示:

(一)双墩几何类刻划符号与象形类刻划符号一样,透露出双墩先民所处时代和环境的重要信息。这些几何类刻划符号生动地反映出双墩先民的生活环境及其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和认识,比如,“水纹”形符号的丰富多样,就是他们生活在“淮水”岸边这一独特地理环境的体现;“淮水”作为观察天地的自然座标,表明客观生存环境对先民主观判断能力的决定性影响,洪水泛滥成灾的生动记录隐约再现了那个对中华民族影响巨大、幽深遥远而又刻骨铭心的洪荒时代。

(二)双墩几何类刻划符号具有表现某些原始思想观念和简单记事的功能。如果我们的释读成立的话,这些刻划符号已发展到能够表现双墩



图八// 方框和十字形 刻划符号

1.92T0721②⑨:40 2.86T0820③:23 3.86发掘品:80 4.86T0720③:98 5.92T0521⑱:24 6.86T0820③:27 7.86T0720③:78

地区先民对天、地、方位、地理环境的认识和原始巫术思想,并且可以简单记录洪水泛滥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似乎显示双墩刻划符号已经发展到记事表意的阶段,初步具备原始文字的性质和某些特点。

(三)虽然还没有证据表明双墩刻划符号与汉字的起源有直接关系,但是其主要思维特征和某些符号的构成方式与汉字系统有明显的相关性。比如,学者指出不少象形类符号可与汉字象形字比照,我们讨论的相关几何类刻划符号也与古汉字中的水、天、方、圆等字构形方式相一致。这些正是先民构形取象,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客观体现。

(四)在已经发现的各种新石器刻划符号中,双墩刻划符号是最具有价值的一批符号。这主要表现在:(1)刻划符号记录的内容为双墩遗址时期的原始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2)刻划符号为探讨中华文化关于宇宙观、大禹治水等重要思想观念和历史传说的形成提供了难得的线索;(3)刻划符号对研究早期文字的形成和汉字起源问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材料。

(本文图片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阚绪杭先生提供,特此感谢!)

- [1]徐大立:《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陶器刻划初论》,《文物研究》第5辑,黄山书社1989年;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年;拱玉书等:《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

- [2][3][4][6][7][9][10][17]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编著:《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18、416、183~272、467~468、470~476、185、325、304~305页。

- [5]这个看法在2005年蚌埠双墩遗址暨双墩文化学术研讨会上首次提出,载于《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16日。

- [8]本文的基本观点在蚌埠双墩遗址暨双墩文化学术研讨会上首次作过阐述(2005年11月11-13日,蚌埠市),在《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出版学术座谈会上又进一步阐明了有关意见(2008年4月15日,合肥市);2009年10月23日至25日,在遗址所在地蚌埠市举行蚌埠双墩遗址刻划符号暨早期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重点讨论了蚌埠刻划符号的性质以及早期文字与文明形成的问题。此文是作者向大会所作的正式报告,此次发表只是略作文字加工。

- [11]甲骨文字形原形,请参看《新甲骨文编》选取的这三个字的代表性形体。刘钊、洪颢、张俊新编著:《新甲骨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本文谈到的甲骨文字形都可参看该书相关字,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 [12]《报告》将此片符号释为蚕形,本文对一些符号的释读与《报告》多有不同,引述时不一一说明,读者对照查看图片时请予注意。

- [13]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灾、昔二字所列诸家之说,昔或以为甲骨文从灾、灾亦声。《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

- [14][20]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序言》,中华书局1993年。

- [15][18]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1、101、91页。

- [16]J.J.GELB, *A Study of Writin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69, p.98.

- [19]黄德宽在蚌埠双墩遗址暨双墩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05年11月12日。

(责任编辑:黄苑)

An Analysis of the Geometric Symbols Found at Shuangdun Site in Bengbu

HUANG De-kuan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Abstract: The carved symbols on the pottery wares unearthed at Shuangdun Site in Bengbu are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aract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Among them, geometric symbols represented some original ideas and were used for recording events. Wave shaped symbols were mainly used to represent dynamic images. Circle symbols may stand for heaven. Symbols in square or cross shape may refer to the land or the four directions.

Key words: Shuangdun Site; geometric symbols; round sky and square earth (Tian Yuan Di Fang)